

青少年百科

QINGSHAONIAN BAIKE

大明挽歌

国家新课程教学策略研究组 编写



战争五千年，全面了解中国五千年军事思想
及战争环境的第一本书。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青少年百科

qing shao nian bai ke

大明挽歌

国家新课程教学策略研究组/编写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少年百科/顾永高主编…喀什: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;乌鲁木齐: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2004.7

(中小学图书馆必备文库)

ISBN 7-5373-1083-1

I. 青… II. 顾… III. 科学知识—青少年读物

IV. Z22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40604 号

青 少 年 百 科

大明挽歌

国家新课程教学策略研究组/编写

新 疆 青 少 年 出 版 社 出版
喀 什 维 吾 尔 文 出 版 社

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200 印张 28000 千字

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1001—3000 册

ISBN 7-5373-1083-1

总 定 价:2960.00 元(共 200 册)

前 言

读史可以使人明志,作为炎黄子孙,我们为自己的民族拥有五千年的历史而感到骄傲。五千年的风和雨,五千年的血和泪,我们不曾忘记历史,也不应该忘记历史,特别是中华民族的历史。

为使中小學生从小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,我们响应国家号召,编定了本书。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,从一代天骄到南昌起义……我们都详实地加以了介绍,资料之详实,结构之紧密,堪称教学上的参考书,教育上的辅导书。

列宁曾说过:“忘记过去等于背叛”,忘记我们民族的历史那就是对自己灵魂的背叛,我们的民族辉煌过,衰落过,兴盛过,屈辱过,但我们不曾放弃过。相信您也不会放弃您手中的这本书。

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专家的好评,并对本书进行了

斧正,因知识有限,在编写过程中不免会出现疏漏之处,在此提前致歉,不足之处请专家、学者及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。

编 者

目 录

第一章 野火春风·····	(1)
第二章 大海作证 ·····	(35)
第三章 喋血关外 ·····	(88)
第四章 大明挽歌·····	(148)



第一章 野火春风

1

英宗复辟后，不思悔过，昏庸如初。他先是下诏恢复王振的官位，并以木头刻成王振的形状，招魂安葬，置其牌位于智化寺，赐其祠名为“精忠”。尔后提拔王振的余党——太监曹吉祥为司礼监，总督三大营。

这曹太监与王振真是一丘之貉。得宠后胡作非为，横行朝中。他的侄儿曹钦、曹弦、曹铎、曹鐸等人都是些奸诈凶狠、无德无才之辈，却都被任命为掌握兵权的都督，曹钦还被封为昭武伯，开明朝宦官子弟封爵之先河。曹太监经过几年苦心经营，自认为羽毛已丰，便与侄儿们蓄谋造反，企图用武力推翻帝位，取而代之。后因机密泄漏，曹太监被处以磔刑，他的侄儿遂狗急跳墙，发动军事叛乱，若不是怀宁侯孙镗率西征军全力镇压，将其扑灭，朱家王朝恐怕就变成曹家王朝了。

1464年正月，38岁的一代昏君朱祁镇死了。他的长子朱见深即位，改元成化，史称宪宗。这宪宗与他的糊涂父亲一样的糊涂。他登位时只有18岁，却宠爱一个比他大17岁



的半老徐娘万贵妃。中官太监、方士妖僧，莫不以结欢万贵妃为进身阶梯。太监汪直是万贵妃居住的昭德宫的内使，因擅长于奉迎谄媚，深得万贵妃的喜爱。万贵妃便让宪宗任命汪直为西厂（朱元璋曾建东厂、专令中官司事，伺察外情。宪宗登位后，在东厂之外又设一西厂，其声势在东厂之上）总管。汪直得了这个炙手可热的头衔，遂掀风作浪，兴起大狱，冤死官民，不计其数。朝廷诸臣慑于汪直的威焰，既不敢怒，也不敢言。一些位尊权重的官员，如左都御史王越等竟然也巴结汪直，见面后下跪磕头。

唯有大学士商辂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便冒着生命危险上奏宪宗道：“近日伺察太繁，政令太急，刑网太密，人情疑畏，汹汹不安。盖缘陛下委断于汪直，而直又寄耳目于群小也。中外骚然，安保其无意外不测之变？往者曹钦之反，皆遽杲有以激之，一旦祸兴，猝难消弭。望陛下自宸衷，革去西厂，罢汪直以全其身，诛韦瑛以正其罪，则臣民悦服，自帖然无事矣。否则天下安危，未可知也？臣不胜惶惧待命之至！”

宪宗看完奏疏，大怒道：“用一内监，何足危乱天下？”当即命内监怀思去诘责商辂。

商辂对怀思正色道：“朝臣不论大小，有罪当请旨逮问。汪直敢擅逮三品以上京官，是第一桩大罪；大同宣府，乃边疆要地，守备官重要，岂可一日偶缺？汪直擅械守备官，多至数人，是第二桩大罪；南京系祖宗根本重地，留守大臣，



汪直擅自搜捕，是第三桩大罪；宫中侍臣，汪直动辄易置，是第四桩大罪；巧取豪夺，大肆兼并良田美地，汪直一人竟达二万多顷，是第五桩大罪；汪直爪牙依仗主子威风，占土地，敛财物，污妇女，无恶不作，有恃无恐，百姓稍与分辩，则被诬奏陷害，是第六桩大罪；汪直与王越等人结为心腹，互相表里，狼狈为奸，威焰日盛。天下之人，但知有西厂，而不知有朝廷，但知畏汪直，而不知畏陛下。乞陛下明正典刑，以王振、曹吉祥等奸臣结党营私、祸乱社稷的惨痛教训为鉴戒，切勿重蹈覆辙，遗恨终身。”

内监怀思将商辂的直陈意见回复宪宗，宪宗听了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大学士未免言重了，罢了，罢了。”既不追究汪直，也不诘责商辂，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。

如此糊涂昏庸的皇帝，加之用了汪直这样奸诈凶残之徒，朝廷岂能安宁，国家还有个什么好？

仅官僚地主阶级争相掠夺农民土地一项，就闹得全国鸡犬不宁。有权有势的贵族，不顾农民的死活，以各种手段霸占农田，达到了惊人的程度。少则达几百亩，上千亩，多则竟达六万多亩。丧失土地的农民沦为佃户，承受着高额的地租剥削，徭役负担成倍增加。农民忍受不了这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，只好背井离乡，四处逃亡。

官逼则民反，自古使然。走投无路的农民为了活命，往往会用最极端的方法去对付欺压他们的统治者，陈胜、吴广是这样，和平时期的山东妇女唐赛儿还这样，英宗时期的江



西矿工叶宗留、佃农邓茂七也是这样，宪宗时期的农民自然也不会例外。

惊雷滚滚，风暴骤起，山摇地动……

2

在通往荆襄山区的小路上，行走着无数面黄肌瘦、衣衫褴褛的农民。他们都是因失去土地后无法生活下去，才纷纷逃亡到这大山里来寻条活路的。

“站住，再走就要你们的命！”一声断喝，击碎了这些农民的最后梦。他们抬头望去，只见进山的各主要路口上，都设有关卡，荷枪持刀的官军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，那架式，好像再往前迈一步，他们真要动枪动刀似的。

胆小的农民被眼前的情景震慑住了，站在原地不敢动弹。有几个胆大的农民一面向官军点头哈腰陪笑脸，一面试探性地移动脚步走过去说好话：“嘿嘿，官老爷们，我们进山挖点野菜就回去，决不久住。行行好吧，不然，全家人都要饿死了！”

“胡说！”一官军吼道：“你们这些刁民，放着土地不种，却偏偏要跑到这山里来，定是游手好闲，贪吃懒做之辈，还不快快退去！”

一年长的农民苦笑了两声：“官老爷有所不知，我们若有土地，何必要往这里走。我们的土地早被有钱有势的人占



去了。”

“那也不行，朝廷有令，荆襄山区为封禁之地，流民一概不得入。”一官军不无炫耀地说：“告诉你们，朝廷马上就要派兵镇压山里的流民，你们别自寻死路，快快返回去吧！”

携家带口的农民见官军不放行，只好快快退回。然而，绝大部分农民还是利用黑夜，从官军不注意的地方，偷偷摸进了山里。

明廷一面派兵设卡，禁止农民进山，一面遣地方官员进山劝流民下山。流民们不听，官员们便威胁说：“朝廷有令，再不离开这儿，就要派兵镇压，格杀勿论！”

这话的确不是吓唬人的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见流民们依然呆在山里不走，朝廷便筹调兵马，准备动武。

风声越来越紧。流民们得此消息，顿时惶惶不安起来。

这是1465年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，在一座紧贴石壁、用石头垒成的房子里，十来个愁眉不展的流民，围着一堆燃烧着的柴火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官军要进山镇压的事儿。

“刘大哥，你拿个主意吧！”人们都把目光投向一个脸膛宽阔、身躯健壮的中年汉子身上，等待着他的决断。

这汉子名叫刘通，是河南西华县人。因臂力过人，能举千斤石狮，人们便送他个外号刘千斤。他和其他流民一样，也是因生计所迫，流亡到这山里垦荒种地的。此人侠肝义胆，乐于助人，在流民中颇有威望。大家遇到疑难事，都愿



找他商量。

“刘大哥，你说话呀！”一农民催促道。

刘通“噔”地一下站起来，愤愤地说：“朝廷欺人太甚，硬是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。家乡的土地，他们占也就占了，我们不争不要，跑到这深山老林，自己开荒种地，碍着他们什么了，为何还不允许；还要赶我们下山？下山后没土地，还不是要饿死？依我看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咱们干脆跟官军拼了！”

几个流民吓得目瞪口呆，半晌不说话。

一流民唯唯道：“刘大哥，跟朝廷动武，这可是犯死罪的啊。”

“怕他个毬，不拼是死，拼也是死，还不如一拼到底，死了也痛快！”刘通怒眼圆睁，气咻咻地吼道。

大家一听，觉得是这么个理。一流民便跃跃欲试道：“刘大哥，你说怎么个拼法吧？”

刘通皱着眉头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他回头瞥了一眼坐在最角落默不作声的流民石龙，问道：“石老弟，你过去走州过府，比我见多识广，你拿个主意吧。”

石龙看上去比刘通小几岁，虽一身破衣短衫，但掩盖不了他脸上的斯文之气。从他白皙的肤色和沉静的气质判断，这是一个过去家境较好、爱过文化熏陶的人。此时，他见刘通征求他的意见，便声调平稳、不紧不慢地说：

“刘大哥的主意我赞成。反正总是个死，就看怎么个死



法。被官军捉去砍头示众，是一种死法，像秦末农民陈胜、吴广拉起队伍造朝廷的反，也是一种死法。我看，这后一种死法，值得。”

一农民忐忑不安地问：“咱们势单力薄，没有家伙（指武器），能行吗？”

石龙仍是不紧不慢地回答：“能行！当初陈胜、吴广起义，也没有家伙，靠棍棒和劳动家伙，不照样打败官军？”

刘通粗声粗气地说：“石老弟，既然主意一定，你就替咱谋划谋划，看采用啥法子才好？”

“我想，”石龙呐呐道，“先把山里的穷兄弟们组织起来，进行训练。”

“这不难！”刘通插言道：“我估摸着，这一带的穷兄弟们少说也有百八十万，他们和咱们一样，对朝廷早恨得咬牙切齿的，只要咱们挑个头，还愁拉不起队伍？”

石龙赞同地点点头，继续说道：“咱们所处的荆襄山区为全国最大的封禁之地。”他顺手捡起一截树枝在地上边画图边讲着：“你们看，这块禁地西起终南山东端，东南到桐柏山、大别山，东北到伏牛山，南到荆山，位于秦豫楚川交界处，汉水自西而东，横贯其间。北走邓宛，南下荆襄，西经上津以达武关，为东西咽喉要地。而且，这一带山高岭陡，林青茂密，地形复杂险峻，是老天赐给咱们聚众造反的好地方。只要横下一条心跟朝廷干，大事不难图！”

“中！中！中啊！”刘通经石龙这么一说，顿时心花怒



放，信心百倍起来：“石老弟，快说说咋个干法？”

“是啊，咋个干法？”一个叫冯子龙的年青农民也急切问道。

石龙思忖片刻，说道：“官军来打咱，咱在山里转，官军若撤退，下山去追赶。”

刘通揣摸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你是说，咱们这个法子，就叫凭山据守，下山出击？”

“对！”石龙缓缓地阐述道：“官军来了，咱们就在山里跟他捉迷藏，让他驴拉磨一样转圈圈，等他转累了，转烦了，转不动的时候，咱们就狠狠揍他。天长日久，官军势必损兵折将，人疲马乏，粮草断绝，不得不收兵退还。到那时，咱们就下山去穷追猛打，攻城掠地，扩大地盘，收集财富，招兵买马。”

石龙一番宏论，将在坐的几个穷汉子的斗争热情鼓动了起来了，大家眼中放射出兴奋、憧憬和跃跃欲试的急切的光芒。

冯子龙激动地跳起来说：“古时刘备、关羽、张飞桃园三结义，我们欲图大事，何不效仿古人？”

一直不说话的中年农民尹天峰，这时也按奈不住地嚷道：“依我看，以刘大哥为王，石老弟为军师，其余兄弟为将帅，说干就干。”

“我赞成两位兄弟的意见，不知刘大哥是何想法？”石龙问道。



刘通见大家都向他投来鼓励的目光，沉吟片刻，果决地说道：“我刘通虽力举千斤，也不过是匹夫之勇。兄弟们若不嫌弃，我情愿一试。今日结义，既无香烛，又无美酒，那就对天而拜吧。”

大家听了“呼”地跪成一排，双手合十，目视着门扉外的苍天，跟着刘通朗声发誓道：“今为生计所迫，结义反抗朝廷，成功失败，在所不惜。富贵同享，祸难同当，今生今世，永无二心。不仁不义，与此木同罪！”刘通将一根碗口粗的木棒，“咔嚓”一声，折作两段，投入火中。“噼噼啪啪”一阵乱响，火势更旺了。

自从这个非同寻常的夜晚过去后，刘通、石龙他们开始了紧张的起义筹备工作。

四月间，起义正式爆发。

起义军占据梅溪寺，高揭黄旗，推刘通为汉王，改元德胜，设元帅、将军、总兵、先锋等职。

湖广总兵李震得到流民起义造反的警报，立即派指挥陈开率数千人马前去征剿。陈指挥以为几个流民闹事，不堪一击，便满不在乎地引军冒进。

起义军按照军师石龙设计的作战意图，避开官军的锋芒，用少量兵力引着官军在大山里转圈圈。

官军士兵长期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，哪受得了钻山爬岩之苦。十几天下来，一个个被拖得面黄肌瘦，精疲力竭，哀怨声不断。一天中午，疲惫不堪的官军正埋锅做饭，忽听山



谷中响起震耳欲聋的喊杀声。张惶四顾，只见前后左右的山岭上，成千上万的起义军手持长矛、大刀、弓箭、鸟铳，猛虎般地向他们扑来。

官军见被包围，顿时乱作一团。陈指挥急忙挥刀高喊：“慌什么，流寇乃乌合之众，还怕他不成！”话音刚落，“嗖”地一声，一支利箭射中左胸，陈开惨叫着倒在地上。

众卒一看主将毙命，更无心抵抗了，各自纷纷奔逃。

起义军乘势追杀，不一会儿功夫，将数千官军全部消灭，无一漏网。

这是起义军成立后的第一仗。首战告捷，对全军无疑是极大的鼓舞。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，增加了斗争的信心。

刘通、石龙决定乘着首战取胜的高昂士气，引军下山，攻城掠地。

攻襄阳，克邓州（今河南邓县）、掠汉中。所到之处，官军屡战屡败，流民纷纷响应，起义军迅速发展到了数十万人。

“流寇造反”的警报一封接着一封地飞向朝廷。朝廷这才感到“贼”势猖獗，非同小可。急命抚宁伯朱永为总兵官，兵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，太监唐慎、林贵为监军，率领京营、山东、湖广及河南军队，分三路围攻起义军。

刘通、石龙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，在梯儿崖设伏以待。

官军鉴于陈指挥惨败的教训，处处小心谨慎，每次都是先派前哨部队侦察一遍后，才敢行动。



然而，山高林密，地形险峻，总有侦察不到的地方，最终还是中了起义军的埋伏。梯儿崖一战，官军伤亡达数千人，损失大量枪械辎重，甚至连神机铳炮等先进武器也落入了起义军之手。

翌年3月，明廷再次征调重兵进攻起义军。兵部尚书白圭侦悉起义军在豆沙河诸山中驻扎时，遂命令部队分四路围攻：一路由偏将林贵、鲍远率领，出远安北进；一路由喜信、王信率领，出房县东进；一路由王恕、刘清率领，出谷城南进；白圭自率大军出南漳西进。总兵官朱永患病，留守南阳。

东西南北四路兵马，犄角并进，互相策应，浩浩荡荡，威风凛凛。

刘通、石龙见官军四面压来，形势异常严峻，遂商定采取避战远走的策略，以便保存实力。具体部署是：刘通自率主力走寿阳，出陕西；大将苗龙率一部走大市（今湖北省保康县西南），出远安。

刘通率主力到了寿阳，不料被官军截住。刘通见势不妙，转军向大市急进，准备与苗龙会师一处。

官军指挥田广挥兵尾随追击，将起义军压缩至古口山，尔后扼住山口，等待大军到来。

明大军一到，便发起猛烈攻击。

起义军顽强抵抗，拼死搏斗。刘通的儿子刘聪、都司苗虎等一百余人在战斗中牺牲。